金文最

金文最卷四十七目錄

墓碑

金文最卷四十七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元好問

君諱楫字濟川姓李氏系出隴西唐末其遠祖官汴梁石晉之亂流寓遼之北京是爲大定府金朝取遼有昭信校尉諱福者避亂雲中生子彥直爲汴京行臺令史仕至明威將軍兗邱令卽君之考也兗邱嘗尉淄川樂其風土遂爲淄川人路孟州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備矣君年十六以蔭補轉運司押遞官時正隆南征在所寇盜充斥及歲終受代閉關還侍下人以其年甫成童而能自樹立甚嗟惜之凡三歷酒官遷忠武校尉君幼學穎悟雖已在仕籍所以爲舉子計者不少輟三赴省試皆入優等嘗以所業見鄭內翰景純景純大爲獎異謂君言吾子必名世吾鄉爲不乏人矣俄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換承務郎調歷城主簿改積石

州軍事判官積石邊郡羌渾雜居君撫治有方人甚安之遷范陽
令召補尚書省令史章宗以原王領省事愛君占對詳明審當每
啟事輒目送者久之終更留再考未幾除吏部主事陝右旱甚詔
君乘傳問民所疾苦君至關輔馳奏百姓苦飢當議有以賑貸之
未報即開倉賑貧所全活不勝計朝廷以為知權不罪也改太府
監丞兼職常四五朝譽既著蓋將大用矣明昌三年以歲歉流亡
者多故田野不闢詔君充山東東西路勸農副使君遍歷郡縣勸
課備至世官有墮窳者率寘決之徭役害農務者以便宜罷之是
歲山東為之有秋使還授中都路轉運副使京都承平日久經費
十倍大定閒一時府庫充實君有力焉丞相軍北行轉運司例以
正員督餽饟同列方以從軍為憂而君自請焉宰相重君之行為
改檄他員五年召授沁州刺史兼知軍事陛見之日有詔朕比欲
以郡守命卿有司以卿資淺未當得郡朕識卿舊故有此授卿宜
悉力為民以稱朕意政成即召卿矣朝貴重君材其行也祖道都

門冠蓋塞路是夕太夫人張氏無疾而歿乃扶柩還里君天性純至初赴積石太夫人以六盤路險登頓殊甚山外高寒非老人所堪故留居鄉里君在官一年卽以長告歸侍年過五十每違遠庭闈惻然有孺子之慕至是哀感過甚殆無以自存飲食淡薄且不以時進比葬柴毀骨立竟用是得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服次隨以某日奉君之柩祔於某原之先塋執紼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悽愴其誠孝之所感如此君自就學卽以和雅自將宛邱莅官剛嚴君從容諫止以故多從寬厚歷中外餘十五年廉正敬慎超出倫等又其行已之所以移於官者也其登科時御題易無體同年生六十八人自甲選張行簡至黃士表賦學家謂人人可以魁天下程卷皆鋟木以傳凡仕宰相數人刺史節度殆過其半人以比前世龍虎榜至論孝弟忠敬尙以君爲稱首云先娶沂州蒲氏再娶錦州張氏武安軍節度使臨海老人子龔之女再娶宛平王氏沂州刺史子正之女皆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國瑞

試補禮部令史再任南陽縣令以惠愛見稱次子國維興定五年進士歷符離葉令滄正古雅爲時聞人女二人長適山東東路總管判官徒單壽僧次適南京廣盈倉副使趙思孫男女皆尚幼銘曰

處爲儒先出曰吏師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藹然旣厚其貲於濟事也權於及民也慈永錫爾類從古有詞人子養親易失者時含飴弄孫爲樂不貲聖善所宜神豈我私誰爲隙駒忽其崦嵫顧瞻元堂泣涕漣洏及母下泉尚慰我思孰物之尸孰命之司曷昇之者全而不以究施伐石西山勒我銘詩是惟純孝李君之墓過者式之 遺山集

寄庵先生墓碣 元好問

道陵承安中賊臣胡沙虎尹大興先生爲府推官虎方諂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姦佞固主恩外則鼓動聲勢以劫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協一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

視之猶蛇虎鬼魅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初不為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少貸又摘其陰事數十條將發之私為所親言此人口無所不能言手無所不能為致恐嚇我負人終成噬主之狗虎纂者也平居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乃今為一書生所軒輊積不能平乃先以非罪誣染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堅抗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旣無可撼搖乃奏之上前謂先生於種人有奴視之傲賴上雅見知譖為不得行蓋自承安迄至甯之秋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剛稜疾惡不畏彊禦之士然敢與此賊角者唯先生與尚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先生諱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譜牒散失無可攷按靖康初先生之祖玘自濟南齊河避亂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拯徙居欒城仍食先業資樂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過客及貧無以為資者來謁醫湯劑饘粥必躬親之病旣平又量為道路之費以給之賦詩飲酒談元講道優游以壽終

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即奉訓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訓君仍以家學授之學既成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甯當以人命試吾術耶於是改讀律己而又以法家少恩與前療病無異也即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為文章二十得解佳府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吏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稾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為比縣舊多盜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為平民以政迹陞遼東宣風令改薊州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之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澗泉以供飲雖浣濯之餘不敢遺棄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視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之先以便宜白於州然後籍丁為渠民樂於赴功不兩旬而成近郭數千家坐獲膏潤之利鄉大夫消其父老相與立石用詫於他邦入為尚書省令史終更宰相議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推官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鹽使舊例使副判官分辨歲額而通比增虧考

滿坐爲同官所畀降太常博士兼秘書省校書郎至甯元年春遷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生以邠城頹圮爲憂謀之州將爲浚築計不合欲聞之朝俄改同知許昌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人入寇邠已陷官屬虜而西矣秋八月改山東西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虎弒逆自署太師尚書令澤王專制除拜先生即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潁水之上名之曰寄庵因以爲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析理而勇於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爲故一切以蒙晦自居浮湛里社將二十年興定元光之間先生益已老矣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先生喜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爲人雅爲王內翰子端周員外德卿趙禮部周臣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畫得於蘇黃之間畫入神品賞識至到當世推爲第一所在求謁者縑素塡積隨日月先後償之謂之畫債至於星歷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臻妙絃歌棊槊在他人以一伎自名者皆其餘事也臨終預剋

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訖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娶延城劉氏三娶河間王氏有道敬修之女未娶大興崔氏冀州倅曼卿之妹子男三人澈方山抽分窯治官劉出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世世科徵事郎長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女二人皆適士族壬寅某月孤子治自陽翟護先生之柩歸葬於欒城某原之先塋葬有日再拜涕泗謂門下士元某言先人諸孤惟治僅存兵革流離不得以時歸祔獲罪神明無所於死惟先人不大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夫才德之懿學問之博志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自見於後今表墓有石吾子盍以所聞見者爲我書之某竊自念言自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幼不肖與之考論文藝商略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之終至問無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幼不肖所當得者今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以不獲爲恨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

無聞其何以究闡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治重以大誼要責以為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深與先人相從者多矣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謀若賓治之尤謀之或違尤將誰在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緯萬方以心為權嗟惟先生中學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承安玩威魚脫於淵虎守天門四顧垂涎擊伏主臣且百且千會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奮其須赤手往編恃義與存豈樂自捐禍遘至甯初服歸田憤講討之無所甯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我前人安也而我獨遷行無理違止不義與嗟維先生其畀也全材不一能我則百焉量測則閎籌計則賢難石可以活國舟楫可以濟川抱利器而莫之試竟匡坐而窮年一室圖書我歌我絃處順安常無慽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為世砥柱如是之卓然遺山集以上原列卷九十三

朝列大夫同知河閒府事張公墓表 元好問

泰和初元妃李氏干預時政兄弟同在禁近聲勢焰焰鼓動海內臺諫多以爲言公時爲監察御史上書切諫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今陳說成敗皆君臣之閒所難言者朝議韙之他御史有與公齊名者其後畏禍不終名節埽地而公守河閒得所以死而死身滅而名益著至今言泰和名臣者惟公可以當之公諱公著字庭俊姓張氏初名宇以夢兆改焉世爲太原陽曲人曾大父某知宋將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尤長於術數卜葬東山之大石谷自言御後三十年吾宗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稟寬縱輕財好施以詩書棋酒自適後用公貴贈朝列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初自童丱朝列君教之學長游府庠即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遙丞歷洛郊雲川二縣令補尚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差除以親老不就授都轉運使戶籍判官無幾何拜監察御史元妃兄貴門嘗以水田事私請於公

公以正義責之薯兒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恩寵負恃恣爲不法
朝臣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言胡沙虎定
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
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爲之動容張仲淹以趨附宰相起家不
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爲人衆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時人以爲慚
憤致卒云扈從秋山車駕所經居民爲近侍所擾無所於訴公屏
騎從著大席帽行圍中杖大奴十數人權貴爲之斂手或相警云
大席帽者至矣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稱職遷同知震武軍節
度使事丁太夫人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簽南京路按察使
事搏擊豪右發摘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丰采遂有公輔之望
衞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期年改景州兼漕運使丁朝列君憂
起復陝西西路按察轉運副使宣宗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東路
兵馬都總管兼河間府事特詔馳驛赴鎮不踰月河間受攻總管
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辦局聞之大駭率城中壯士近千人督

戰歿於陣中實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夫人李氏再娶曹氏俱封淸河縣君子男一人綽以廕補官女四人皆嫁士族孫男三人曰韋曰賁曰恆公天性孝友爲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析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七夜殺數人而考驗無迹三推不能決朝命委公鞫之一問得情人以爲神明之政在所敦獎儒學留意風教舊俗爲之一變起文廟於所居安生里社延致名儒課子弟授業二姪經緯皆有聲場屋間繼擢上第張氏遂爲河東文章宗鄉人至今榮之孤子綽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癸卯秋九月某客燕中緯以世舊之故徵銘於某曰自衣冠南渡二十年之間無復歸顧之望叔父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釁蒙累死無以自贖誠得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瞑目無恨矣敢百拜以請某復之曰先大夫履正奉公惟義所在死生禍福無所顧藉天下大夫士飽聞而厭道之果得挂名表誌自託不腐鄉里此生預有榮焉敢

不唯命是聽乃退而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平易而仁卓詹之近民發姦擊強趙張三王之所以神此在公爲一節固已無望於時之人若夫確固而不移質直而無文直前徑行惟義所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官守則致其身名節凜然獨爲不二心之臣聞公之風益知鄙夫不可以事君 遺山集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歲己酉冬十月故戶部尚書王公之子元慶涕泗謂某言先公棄諸孤養餘三十年矣惟是轉徙南北無歸祔之望乃今始克襄事墓當有碑碑例有銘今屬筆於子使不肖孤獲免於有不稱之罪則瞑目爲無恨矣敢百拜以請某以爲先大夫有功吾晉鄉里晚生與受其賜今史冊散逸既無以傳信名卿鉅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隨世磨滅者繄金石是賴誠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雖文字暗陋其敢不勉謹按御史張天綱所譔行事之狀而論次之公諱擴

字充之族王氏世爲定州永平人曾大父某大父某仕爲縣功曹國初籍新附之民畀以符契使復舊業歸附後時或先叛後服者則別籍次第拘僇將及永平功曹輒焚其籍以滅迹所活無慮數千人令歎曰陰德在汝矣因改服儒業五子皆教之宦學三子繼登上第而仕亦達功曹得贈儒林郎妣兩高氏太原縣太君邦用公之父也仕至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妣劉氏楊氏俱用公貴加贈太原郡太夫人公孩幼嗜學甫冠從鄉賦即有聲時輩無不推伏擢明昌五年甲科釋褐鄧州錄事朝廷更定律令留公不遣再調懷安令廉舉徐州觀察判官召補尚書省令史考滿授同知德州防禦使事以山東旱命馳驛赴官遂專賑貸東平諸郡公所至推次乏絕人受實惠豪猾不得夤緣爲姦棣州饑尤甚公輒例外稟之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宣撫濟南以德博多盜檄公總諸郡兵討捕羣盜悉平泰和五年吳曦納劍外五州內屬公以選爲順化軍節度副使未至州反爲宋陝西安撫司奏公爲經歷官俄改眞

定府判官八年三月擢拜監察御史是夏旱甚詔出諸御史分理冤獄異時審讞者專以末減爲事雖殺人者之罪亦貸出之公謂同官言生人之冤固所當審地下之冤將置不問乎因力革前弊時議皆稱其平使還言物設三司不便大略謂三司之設民間竊議當以刻剝爲事臣愚以爲刻剝固所無而浮動之言可畏耳大定間一曹望之爲戶部天下倉廩府庫皆實百姓無愁歎之聲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稱也今三司所掌即戶部前日之事官屬又皆戶部舊員掾屬亦戶曹舊吏豈有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者惟當復戶部之舊無駭民聽可也西北路三司簽事張煒以規措陷沒縣官錢詔公鞫之公比勘失濫錢幣草米例以百萬計皆權要假貸之數先以金幣諸物賂遺黃門李新喜至是併按之煒懼不免倚同舍之舊私有所請公麾之曰故舊義重朝綱當自我壞耶乃列奏煒內結閹豎外連權貴姦贓狼藉罪在不赦詔就委公徵理之他所糾彈凡十餘章大抵明綱紀正風俗之事優詔褒諭特遷

兩階大安三年授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貞祐初改發河東北路
按察司事二年太原受兵賴公保完宣撫司上其功進太中大夫
本路按察司副使兼同知轉運使事明年七月召爲行宮尚書戶
部侍郎尋擢河南路都轉運使南渡以來庶務草創皆倚公而辦
不數月綱紀大小截然一新朝譽歸焉河北苗道潤求封爵宰相
高琪不可議以他辭卻之宣宗親問公當如何公奏曰帝王以天
下爲度何可逆詐我雖欲勿許彼恃威令不能及將何所不爲不
若因而封之此高祖所以將韓信也宣宗顧謂高琪曰王擴與我
意合其亟行之太府監歐里白以御膳羊瘦瘠被詰問自跪奏御
羊瘦瘠轉運使不加意而然上復問公卿先朝舊人號爲知禮朕
知之舊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誠有之乎公進曰大駕初到人心未
盡安宜省費以示儉德比以一羊肥瘠紛紛不已以至庭辨天下
知者以爲有司不職而不知者將以陛下日以自奉爲急耳其於
聖德將無少損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細事再不必言公一日以

事入省適高琪自閱御羊及校計鵝鴿水倉公問之故高琪言聖
上焦勞過甚全藉膳羞資養精力安敢不備肥好公折之曰膳夫
之事何至宰相親臨高琪默然不能對心甚恨之是後每以事相
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潼關破高琪積不平奏公爲刑部尚
書領關陝軍備軍至鄭州而還高琪奏公復行公方集官吏騎卒
省符趣行急於星火踰月召還即付刑曹以受命不即行爲罪有
司希高琪旨當以軍法後至入絞刑奏上宣宗曰十日軍還十三
方差王擴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審議之踰月高琪又執前奏上知
公無罪而重違宰相意止於褫一階未幾有旨特起公遥領隴州
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運秦鞏軍備別詔慰撫夏厚時興定元年
之九月也公至軍中復奏疏云古者內政寓軍令周井田漢屯田
唐租庸調皆其法也今之軍士見屯者無慮數十萬衆而家口又
數倍於軍彼皆落薄失次無所營爲惟有張口待哺而已歲入有
限日給無窮久不改圖徒使農民重困而軍戶亦不得安帖臣愚

以爲不若計軍戶丁數口量給地畝使失業之人皆獲地著旣有恆產孰不爲自養之計深汰冗軍悉歸耕穫受田初年給口糧之半明年各有收斂可一切減罷略以一百萬口計之歲省米三百六萬斛旣豐委積又免轉輸之勞遇戰士出征或防秋之役量增升斗使餬口有餘如此則農民止輸正租餽饟自足此業已定中興之本正矣踰月宣權陝西西路轉運使二年五月遷陝西東路轉運使依前行六部尚書公自以時運不偶年六十三卽以謝事爲請尋遷嘉議大夫致仕先患疽發背至是增劇以閏三月十有五日薨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殯於長安南慈恩寺太常攷行謚曰剛敏兩娶濟陽丁氏皆前公卒贈太原郡夫人再娶趙氏封如所贈子男三人元慶其長仕爲歸德行六部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業進士趙出也女五人長適鹽運司管句何其次適監韓城酒買仲源次適同知鎭戎軍州事蒲鮮石魯剌次適同知鈞州軍州事兼滎澤令張泰亨次幼在室公學業富贍嘗四赴廷試每

舉進士未嘗不爲考官臨事有幹局雖在細務亦無不經意在京
兆漕司前政爲公子寬推公子支號爲稱職公表表自見舉動有
法掾屬奔走從事無敢後者評者謂子寬寬緩欲爲不忍欺子支
周密欲爲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獨王公之不敢欺爲有徵云在太
原日言時病有四一將不知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立四用人
違所長又陳河東利害汰冗兵禁游惰節浮費惜民力等二十事
而守禦之策爲多識者謂公策慮愊億洞見事幾雖軍中老臣宿
將料敵致勝且不能纖悉周密如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東而已
爲人體貌嚴正氣量宏博自然有公輔之望至今言名卿材大夫
者公必一二及焉某既件右公平生嘗試妄論之生才非難獲用
爲難獲用非難盡其材爲尤難大定明昌間文治爲盛教養既久
人物輩出公生於其時稟賦之美固已絕人遠甚加之內承父兄
之教而外漸師友之訓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於爲御史爲外臺
屬興財賦於危急存亡之際才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暫

歷戶曹郎擢三品蓋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計自任期於不負所學誠使之垂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設施之際必有大過人者道道不容竟爲強臣所摧折蓋蔽賢之禍孫劉輩實當之非獨公爲不幸也元慶元亨以某年某月奉公之柩祔於某原之先塋其銘曰

剛以作強敏以赴功伊誰是名文武王公文武維何維閒氣之雄揚於王庭靡職不供登使者車乘御史驄搏擊所加姦宄爲空公甯經生儒雅從容外臺賜環入計租庸以給京師以饟河潼我從事獨賢一奮薄躬論列上前大計兵農毆游末而授田汰冗食而選鋒是謂元氣之強而四體之充成周既東正塗既窮扼天關以九虎失頗牧於禁中往在北門身爲金墉有來梯幢不利仰攻孰曰傾朝復支而不於棟隆六卿地官位望維崇維利器百而試者一故在公爲不逢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名譽甯失我豈彼同衣冠堂堂珪璋顒顒山立揚休頹岱嵩而不吾壓凜乎其有漢名卿之

風遺山集

風以上原列卷九十四

金文最卷四十七

金文最卷四十八目錄

墓碑

金文最卷四十八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元好問

貞祐甲戌車駕遷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兵朝廷大政雖以戰守爲急而大綱小紀典則具在武備文事不容偏廢若禮樂若祠祭若厯象若宴饗若學校若選舉凡隸於春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大宗伯之任尤難其人時則有若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泊其仲尚書右丞信甫內翰閒閒趙公周臣內相楊公之美迭膺是選四賢之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閒典章文物燦然可觀緊數公是賴竊謂養士之效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則庇廕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民漢氏之旁求儒推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家負名氏之舊王室下衰而喬木故在僑札鬱爲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全盛爲無愧是知列國

大夫流風善政固已發源於菁莪樂育之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與廉舉孝餘波之所及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論公公諱思文字庭玉姓趙氏世爲永平人曾大父諱涵潛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諱傑贈正議大夫天水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考蕃明法決科仕至乾州奉天縣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貴超贈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璜弟去非名珩奉天君夜夢道士書今名且云二南有不次之喜寤而解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謂乎乃命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去非擢明昌五年進士第鄉里榮之號雙飛趙家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俄丁外艱服除調鳳翔府錄事判官權虢略縣事縣近邊歲儲粟數萬斛農人轉輸苦於停滯公區處有方纔旬月而畢再調虢州司候轉萊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尚書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密州觀察副使屬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沒危疑之際新節度到軍士閧傳敵人遣

聞者來白公欲殺之公訶之曰信如所疑殺之亦無益儻出於朝命他日公輩何以自解耶衆悟皆惶遽而退旣而兵及城下公率壯士數千殚之力盡而陷公自謂徒死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贇克剛北走時燕都受圍惟順州堅守公冒險入焉順州守王晦薦於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階兩階朝廷知公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潛迹隘巷以課童子學爲業明年冬路稍通公徒步還鄉里西山經略使苗道潤永平主將李琛同受恢復之寄而內實相圖琛一日謂公言公朝臣能爲我持表奏辨曲直乎公遭離喪亂心在宗國恨無路可達聞琛言欣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當國素不喜文士循常例擬公賞昌軍節度副使宣宗不悅曰思文再歸國忠孝可尙何例授之何以示勸特授太府監丞興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通安北堡陷經略使石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爲請皇

太子曰已遣人殺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熟知時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概謂苛豐委積汰冗兵減軍士家口之妄費者樞密副使駙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卹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冤有詔勿問五年正月出知虢州軍州事虢州刺史虢屯戍所在刺史領軍馬例不注文資上知公材特命焉及赴官父老郊迎歡呼動地公賦詩有昔日參軍今刺史當時健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石州宅值歲旱公步禱山神祠應期而雨歲以大熟陝右兵交州近關有訛言關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謂狼狽散走公止之曰關至陝敵越之則必有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械言者於市果如公言民賴以安六年五月召爲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修撰陝西旱甚詔公審理冤獄布宣上意多所平反澍雨爲之霑洽初河朔擾攘之際餽餉不給官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德民孫其姓者嘗輸白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經赴選兩巡之後勑文書訴於吏曹法家例

以日月曠久無從考按報罷公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特從權耳乃令吝一官不之畀是誣人也他日或有覬爵之命誰當信之孫竟用公言得補朝議稱焉元光改元陞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十二月宣廟升遐以公爲鹵簿儀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來河禁嚴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貧無以自養嘗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矣義書與家人比舍竊見之遂以義家謀叛告義家人被繫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內外議刑罪當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車駕南渡暫爲巡幸之計廟堂日圖興復初無疆界之分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避之民舉無歸顧之望矣臣竊以爲不可上省奏大悅卽命赦之且以義爲定例有醉人倡言歸十八謀反歸京師富民麻斤出貧苛刻胥吏輩承其意諷使鞫之公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爲富家厭其丐貸先被塵斥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

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時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司候趙玉貪冒無饜百姓苦之公繫之獄郡人狀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枉法罪應死以官故仍減爲庶人闔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從來去州西南十許里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紿云濟瀆清源王行廟惑衆售利愚民賫香紙供土木者擔負塞路城中爲之罷市公察其姦檄梁縣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畢而毀之七年正月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內觀察使亳大郡重兵所宿軍士陵轢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靜鎭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今上控制樞府時首領官也吾曹不可輕犯迄赴召無一人恣橫者公凡三領郡在所以寛厚爲化裁決訴訟不事苛細理有不可耐者時亦窮治之然終不以得情而爲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閒日延賓客論文把酒與相娛樂閒作詩樂府傳達京師羣公爲之屬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仙官府之目前世

江西道院葢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禮部尚書十月慈聖皇太后上仙公復充園陵使一時儀禮多所刊定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戶部尚書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丁舍菜皆公發之不幸遘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薨於某里第越三日權殯某所官通奉大夫勳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賈氏尚書左丞亨甫之女姪再娶王氏行六部尚書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華國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師振之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賈所出贇尚書省令史克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女一人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男孫四人贇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適祖顯祖克基之子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戶部曹公景蕭之孫懷諒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宗族友朋無不得其懽心揚歷中外將三十年屢以課最聞而未嘗有苟贖之玷宰相進除目及公名宣宗

必曰趙思文君子人也其見知如此屢典貢舉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無怨言爲文不事彫飾詩律精深而氣質渾厚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時後公歿十有二年孤子贄偕夫人孫氏扶護北歸以二月丙申祔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也諸孤以王內翰百一所譔誌銘見示且以神道碑銘爲請好問甫從官學即聞高誼南宮獻賦誤爲楊浚所賞桓府參軍重辱稽裒之問輒敘東園人倫之舊以寓西州華屋之感恨知之者未盡推之者未至何媿辭之有焉其銘曰

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奚智數之足云貞松後彫良玉不焚忠信而結主知允矣貞良之臣君子謙謙恭人溫溫完名始終世所見聞異代而得良史尚有攷於金石之遺文 遺山集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謂氣有所受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絕出乎材行氣量之

上之謂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沓艾而尊是故爲天地之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輕以予人閱百千萬人之衆歷數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瓌偉傑之士從容於禮文之域角逐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以爲雅而劣不可以爲勝故自視缺然陳太邱事業無聞而名重天下房次律坐鎭雅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而下有爲之斂衽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來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蓋如此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別字天粹其先定州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泗贈承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起家仕爲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考子翼正隆初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歿葬眞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爲縣人鄭內翰景純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矣公幼穎悟不凡始解語中議君置之膝上戲問未嘗見之物而能以近似者名之中議君喜曰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賦聲籍

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復入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校秘書丁繼母張夫人憂去官服闋再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之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而以富戶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既久官吏囊橐爲姦民殊以爲苦公白於漕司即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海君憂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廟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公檄蜀既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關不下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殺獲甚衆公爲參佐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書相戾乎主帥聞而慨之擠公招兩當潰卒公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之其家軍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公以朝旨慰遣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爲賢奏遷一官五年借注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

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太學博士兼前職至甯初賊臣弒逆隨以子渭婚假去官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從畢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密院檄行視河防條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竟詔公乘傳講究陝西守禦方略三年遷翰林修撰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軰竄名其閒詔公攝監察御史汰逐之公與同官立式軍戶僑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增僞代主客同坐總領撤各門冒劵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杖殺之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譟爲變本温懼不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衞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本温益懼宿留孟州樞密院奏公代本温竟其事公至衞召四將諭以上意思忠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辭直氣壯將士慚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詔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姦贓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石者而下十數

人陝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貴自是側目矣
興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尚書楊雲翼暨公審理在京刑獄事竟
而雨人以為無冤民之應七月遷南京路轉運副使三年春上以
宋人利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侍郎充
國信副使副呂子羽詳問宋人拒於淮上使者不得行明年行臺
兵南伐當由壽春涉淮抵滁陽詔京東總帥紇石烈志攻盱眙仍
繫浮梁以備臺兵之還志小字牙古太强臣之尤難制者也臺兵
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臺
兵所至悉為志軍所殘原野蕭條無復人迹宋人堅壁不戰遂迴
邐而東擬取道泗州宋復屯重兵盱眙沿淮戰艦如櫛我軍乃泝
淮西上僅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故違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
佩金符鞫之公馳入志軍奪金符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
士讙譟以我帥無罪為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帥
臣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當還奏之獄不必竟也志伏地請死

公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卽用所擬聞時議壯之再授翰林修撰十月改禮部員外郞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腹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數千里齊魏燕趙皆在其中士馬強富豪傑輩出耕蠶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以控制四方彼疆此界且在所必爭況本吾版圖中物迺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以爲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益有馴致之道必先富強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又論賢不肖渾殽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使九斤請先事用兵仍乞詔夏人爲犄角計執政者沮撓之策爲不行不旋踵而有縱敵之禍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凜然社稷之鎭而姦人忌之擠守都城人臣而

死社稷在承暉爲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之謀使之無益而死天下爲國家惜之耳臣嘗謂賢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賢不肖別則天下可運之掌於恢復乎何有詔以東方饑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百家爲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臧賕百家與令有連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官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知府胡士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言不爲備一日紅衲數百連筏逕渡殘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鞫之公以二將託疾嘗私鬪寇而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爲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貴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公歎曰睢陽行關東藩重兵所宿門庭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卽以所擬者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公與吏部侍郎畏折審理冤獄時河中

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
官承望風旨問公何以處之公爲言故相賈公益兼判河中聞絳
陽受兵遣軍救之鉦鼓旂幟連延數十里敵聞救至解圍去僚屬
請於公公不守河中而救絳陽設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諸君
未之思耳吾救絳陽所以守河中也諸人皆謝不及河中在今日
尤爲重地朝議擬爲駐蹕處也本根不固則河南陝右有唇亡之
憂以渠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以預備爲言竭民膏血爲
浚築計剽騎纔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險爲不足守遽焚蕩而去驅
迫老幼塡塞枕藉爭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震天流尸蔽川而
下煩冤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尺法無所用矣吾常恨南渡
倉卒賈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不經之失可使復見於今乎竟以
無冤上之冬十月出爲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
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衞紹王專
尙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愼不

忽遺細微故自釋褐至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笞贖之玷然其撫四方者亦倦矣到官不踰月即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官致仕徑歸嵩山愛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並玉峯下旁有長松十餘名之曰松庵因以爲號自少日留意攝生俛仰屈信通昔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飲食起居處豐儉之間臺閣舊游門生故吏問遺山中者不絕非若一節之士逃匿於空虛之境以憔悴枯槁而爲高也明窗棐几危坐終日琴尊硯席蕭然無塵埃客至廢書清談雅論俗事不挂口或與之徜徉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嘗畫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其趣尚畧可見也所釀酒名松醪東坡所謂歎幽姿之獨高者惟公能盡之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味殊不可近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傭兒販夫塵土氣爲不可嚮也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絕者爲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鬬蘭鬬蘭松醪遂爲山中故事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歸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

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公之柩祔於臨海君墓之側若干步夫人趙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孫兵亂中暨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廂機察孫運安尙幼公姿高朗儀觀峻整燕居未嘗有惰容子弟化之童幼皆以孝謹稱母李氏爲臨海所絕公奉之於外家而事張夫人惟謹嫌疑之地能使內外無閒言公歿悉以圖書第宅讓諸弟獨護養小弱弟瑱與同甘苦族弟理七歲失怙恃而貲產殊厚公慮爲奴輩所侵籍於有司攜理之官下及長乃付之理迄於有成其與人交也先難而後固似疎而實親雖幼同硯席者亦皆嚴憚之左丞蕭公紹祖寓僑江左得公詩餞行喜見顏閒詩四韻每誦一句輒爲一舉觴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爲不足玩見公必爲之慨然王延州從之公於騷裁爲海內稱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爲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閒風氣雅爲禮部閒閒公所激賞制誥典麗當代少見其比尺牘又其專門之學風流蘊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往在京師渾源雷淵太

原王遲河中李獻能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與焉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吾五人唯不肖在耳故渭以譔述墓碑莫好問爲宜尙憶公還鎭陽過好問冠氏時方爲中暍所苦然語及舊事則往往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時較之其神情故未減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來文章鉅公敦龐耆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歎使公得時行道褒衣大冠坐於廟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必減古人朝廷用違其長顧每以城旦書見役卒使之不遇而去雖淮陽非公所薄孫劉輩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耳嗚呼公已矣渭所以屬筆者其可辭哉乃爲論次之銘曰

維公之生厚有基陽剛在中鯁自持巖巖淸峙峻以奇崖表眀出莫可梯白筆一奮雷風馳耽耽虎如毛髮威弈走魍魅號狐狸元精降材匪一機三光九泉絕等夷大君裁成相所宜望公廟堂佩安危辭氣不動山四維冠之悳文其敢卑九鼎大呂棄若遺負而

趨者先所窺鳳兮德褒天實爲正有來者吾何追竝玉之麓草木
腓兩崖出泉懸素霓朝猿與吟春鶴飛不飲不食玉雪肌幼安東
還人代非臨流濯足尙庶幾溥河北原公所歸墓形馬鬣大茂齊
軀石有銘告無期公名萬年我前知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九十五

國子祭酒權刑部尙書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難倉皇遂與家人相失
明日事定君之子源吉躡求訪百至幸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物
色之於大名於東平於平陽於太原大興大定閱三數年之久歷
萬餘里之遠閒關險阻飢凍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亦竟無所見
乙巳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季子亨叅君既爲騎兵所
得欲擁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情辭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
旁近井中亨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以好
問嘗得幸於君辦泗百拜以碑銘見請謹爲次第之公諱延登字
子駿姓馮氏世爲吉州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

其陰德及物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時頗知
讀書且好與羽人禪客游後用君貴贈資善大夫始平郡侯姚柳
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幼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輒云
吾家生我將不復耕鉏矣少長從鄉先生作舉子即有聲場屋開
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詞賦進士第解褐臨眞主簿再調德
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知懷甯縣事部使者舉廉能轉甯邊縣
令衛紹王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糴官爲發粟賑貧
君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刺史遂陽趙公周臣慨然以良民吏許
之三年丁內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
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
院編修官考試開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爲平涼路行尚書
省左右司員外郎元光初遷彰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
十月召爲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修撰奉使
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修國史

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宏詞科尋被詔審理冤滯七月出爲京兆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府路司農少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宏詞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虢縣之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若人對曰能辦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貰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者事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爲愈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三君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耳君鬚髯甚偉乃薙去遷之豐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撫慰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積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娶同郡樊氏同官縣令邦憲之女封始平郡侯夫人後君兩月卒子男三人皆用廕補源廣

威將軍嵩州軍資庫監吉廣威將軍睢州軍事判官亨忠顯校尉遥授靈寳校尉二女長嫁盱眙元帥府經歷官張憺次嫁監湖城稅蘭公輔男孫三人曰虢孫衆奴千奴女孫二人長適進士徐升其幼在室君資謹厚寡於言笑外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福不少變初入官遂有能名懷甯先無廟學君爲伐縣中長生柳取以爲材廟甫成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閒時人異焉在甯邉日學詩於閒閒公從是詩律大進緻密工巧時輩少見其比及入翰苑一日直宮省殿上急召草官誥三篇君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壽國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礪不能盡知慚負多矣因命錄所業以獻君諾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爲言丞相求君文甚懃何自閉之深也君曰仕宦窮達在我而已何至假人耶吉鄉別業有溪水當其門故君以橫溪自號有橫溪集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爲業及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旣歸集前人章句爲一書目曰學易記藏於家竊謂君子生

死之際剛決如此殆有得於易之所謂知命者非耶系之以銘曰

日吉兮時良鬱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滅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强天厚之報兮復且昌世侯伯兮歲烝嘗横溪兮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歸來兮安故鄉滯淫盜墟兮亦何望 遺山集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元好問

公諱雄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爲博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極皆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稟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盜蜂起公方在襁褓舉家藏匿林莽閒懼爲盜所迹衹兒勿啼啼則累我覓以不啼免難宗黨異焉童丱入學記誦出他兒上稍從鄉先生受賦業未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釋褐長垣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水害廬舍漂沒城壁頹圮公日以救災爲事公廨已毀僑寓編民家上漏下濕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煩民也初水壞廟學

先聖十哲塐像遷開封縣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其審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佃鎮防軍田既淤墊有未嘗投種者營卒恃勢徵租不少貸民無所於訴任其凌轢有奪之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嚴督主兵者視實種畝如干收入幾何輸之詬租者不得逞佃戶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其初士子即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簿適令闕公攝縣務南樂劇邑民頑事般號爲難理署事之初有惡子號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詣縣廷自陳云民以受杖自拌敢以獻公諭之曰國法加有罪者汝無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爲懦也乃公爲橫恣無所顧藉不數日以故毆破訟公械之市三日切責之科決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惡子慚恨自斂迄終更境內凶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不聽外出每患經史不備妨於指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甯不知然渠家闔縣首戶予雖曾同場屋今部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謁

者亦謝遺之識者以爲治官有業與農功無異農夫嘘牛曝背寒
耕熱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逢年爲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
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早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論議爲多纔佐二
縣仕之初筵乃能以任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宏毅爲
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循吏之風猶之於農其
不以逢年爲幸者歟秩滿遷懿州順安令挈家北赴過廣甯愛其
山水清美且去瓜期尚早也姑留寓焉不幸遘疾以泰和四年十
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寓舍積官至某郎娶解氏習於儒
素之訓二女姪愿過所生拊孤者以爲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
人長曰安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貞祐二
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默自將正大中臺省交薦拜監察
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渡後被召授參議京兆宣撫使司
事改佐河平軍儲次安國以廕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二人長適鄜
陵醋務監馮鵬舉次未笄而夭男孫四人曰適餘早卒安世既通

貴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君初屬甯受兵安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遷槁葬於縣北大李莊之某原是後伯仲季偕沒獨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既下猶復旅會巽縣蕤四十年後始用今年七月日改卜舉公洎夫人之柩祔於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既襄事訪某於鎮陽涕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葬棺槨衣衾不能無悔顧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敘無旌紀其何以贖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既銘誌石矣聞之諸公謂吾子紀述國來名卿賢大夫言行以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墓碑爲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爲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公如斯行可士矩政寘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蒼蒼老誰所資碑石有銘無愧辭網羅放失會有時幽光發越兮神匪私 遺山集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尚書省參議張君神道碑銘并引

元好問

保靜一軍北當沂海滕兗濟單之衝南控淮楚重兵之所宿大河而南最爲重鎮興定二年詔以元帥右都監紇石烈志開府此州不終歲復有總統東道諸帥之命志由親衛起身以小字牙吾塔行朱人訛傳又以盧國瑞目之其所統兵屯戍之外隸帳下者步五千騎二千而已爲人强悍鷙猛操縱叵測用兵知變化往往闇與古合自二年泗州乘勝席捲之後盱眙土山龜山蒙城五河九岡前後殺獲莫可勝計先聲所及宋人爲之膽落兩淮之間名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瘧勳伐旣高知朝議倚以爲重乃高自標置日有跋扈之漸朝廷亦無如之何使者銜王命或被省檄計事東方凜凜危懼如遇大敵應對之際橫被淩轢殆一會頃不可與居而君乃以幕屬與之從事者十有三年計舉世敢與之抗者唯君一人君始以諸生仕臺閣衣冠顏貌見者以爲懦而不武志初亦甚易之及與之議軍務凡獨任胸臆妄有執持君必爲之委曲開諭不動聲氣獷悍化而柔良旣久乃更親愛外有手足之託而

內有骨肉之義志雖高亢偃蹇卒能免於顛滅之禍者君之力爲多遜伯玉爲顏闔說養虎人以爲莊周氏之寓言以君之事觀之世乃眞有養虎者至於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歟君諱汝翼字季雲族張氏世爲河內人曾王父甲王父琳皆隱德弗耀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詔州里舉才能德行之士自河中教授曲沃主簿遷狄道令後用君貴累贈通奉大夫清河郡侯母馬氏清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資穎悟童丱中以善屬句稱弱冠擢泰和三年經義進士第釋褐河陽簿丁外艱服除調厭次丞復以內艱去職衛紹王崇慶二年任西甯主簿西甯近接夏境頻被侵劫君問民所疾苦政從寬簡民甚安之宣宗貞祐二年夏寇來攻縣中兵力單寡城爲所陷君乘亂而出有司以不守議罪父老詣州稱枉遂獲申明四年召爲尚書省令史興定二年考滿授同知泗州防禦使事軍前行戶工部事俄改行部爲規措所就充規措使州將移剌羊哥以朱兵脆

弱不足為慮日與將佐燕飲君獨不預五年正月宋人乘不備取西城遂據之時君與羊哥在東城羊哥聞變計無所出謀棄城而遁君戒廄吏毋敢給州將馬且躬自巡城衆賴以安已而保靜軍來援碭山從宜張憲出奔宋兵乃棄城而遁州人德君爲立生祠尋改靈璧軍前規措使充便宜總帥府經歷官元光元年改充唐鄧裕帥府經歷官保靜失君軍事廢不治志凡七上奏乃聽君還且擢拜秘書少監兼行戶部郎中二年邳州從宜納合六哥劫殺行省事忙古剛以州降宋詔總府率東方兵攻取之檄城中兵民有能誅六哥反正者官賞有差脅從之人一切勿問攻數十日軍士死傷甚衆而城中無應者又數日宋裨將高顯梟六哥首來降而餘黨堅守如故志與朝官之在軍中者怒曰此州從賊叛國賊既死自當開門納軍然且旅拒如此不盡阬之何以示威君進曰平民從叛本非獲已竟有何罪況嘗許首惡之外不戮一人必欲阬之朝廷將不以爲失信乎若重以愿詔開示出三日不降某請

身任其責志以下皆是其言射書敦諭州人知禍福所在相繼出
降爾後竟無一人被詿誤者詔書褒美遷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
哀宗正大五年志移鎮關陝時關中游騎充斥老幼扣關者無慮
數十萬志以關東人心易搖重爲避兵者所警則或有意外之變
欲稟命於朝然後納之君進曰陝西老幼投死無所獨以關東爲
生路今坐視不救任爲兵人所魚肉豈朝廷倚公存活生靈之意
乎志曰不然敵人百計窺關無從而入閒有挾詐雜老幼而東者
誰當任之吾所以待朝命者不過三二日命即下稟而後行葢未
晚也君復進曰帥府設經歷官主帥所行得與商略帥若專輒而
參佐曲意從之設此官焉用假有挾詐而東爲意外之變者某以
百口保之志不能奪即命開關西民由是免禍中使者以聞詔諭
之云牙吾塔資性袁剛非卿不能勸導卿爲參佐而主張大事如
此朕甚嘉之當益盡乃心勉建功業朕不汝忘也總府軍還鎮改
遙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七年志行尚書省事於陝西君以目

疾求解留居歸德天興元年歸德受兵總帥亦盞元凱起爲經歷官明年春正月車駕幸歸德改吏部郎中經歷如故未幾徐州帥樂安郡王王德全不稟朝命授君戶工部侍郎充徐州帥府參議官且諭之曰卿昔佐牙吾塔甚有能名今知王德全與卿有連屈卿往佐之德全雖鄙野亦當從卿言無貽朕東顧之憂也及尚書左丞完顏仲德以策誅德全乃用便宜授君行省參議兼同知武甯軍節度使事遙領鈞州刺史進階通奉大夫冬十月州爲沛縣人鹿琮所破擁官吏北渡君用憂憤感疾以明年甲午春二月之十七日春秋六十卒於沛之旅舍翼日藁殯於歌風臺之下後十有三年孤子翙等舉君旅櫬歸祔於山陽南徐澗之先塋禮也君娶朱氏河北西路鹽鐵判官汴梁名進士文伯之女弟封淸河郡夫人前公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曰翙武義將軍遙領鄭州防禦判官次曰浚武義將軍遙領河內縣令女一人適汴京東水門副使邊汝礪男孫二人長曰奉世次曰延世女孫一人幼在室王子冬

十月朔浚奉京東行省員外郎王君禧伯所撰家傳以神道碑銘爲請三請益堅某不得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君倘多可稱弗著著所以活萬人者其銘曰

松柏青青風水攸甯張君之阡樂石有銘偘偘惟君仁信篤誠一說解紛千室更生舞雩之春風潤物無聲有簫韶之克諧無水火之必爭彼舉頭而城飈尾而旌方弭耳而帖伏何磔裂之敢萌有方無方孰爲權衡使存諸已者而未之定奚暇及於暴人之所行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吾然後知黃老家之言爲有徵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九十六

金文最卷四十九目錄

墓碑

奉直趙君墓碣銘見文雅以上原列卷九十八　元好問

昭文張金吾月霄

墓碑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蒲察公神道碑銘并引　元好問

公諱元衡字君平姓蒲察氏以小字某行世爲某路貴族國初遷種人屯戍中州遂爲眞定人祖諱昔兀乃贈鎮國上將軍考諱福山親衛出身官鎮國上將軍臨洮路康樂知寨公則康樂之弟子也康樂愛公風骨不凡度能起家使應童子舉年十一登科移籍太學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論進士第釋褐永年縣丞繼歷三縣佐皆有能名召爲左三部檢法司正公資稟仁厚臨政本於惠養不以鞭箠立威及居議獄之地忠愛款曲末減者爲多法家稱焉貞祐初從狩汴都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諫朝廷知公葢將大用矣未幾授慶陽府治中權府事部民妻有與外人私者民捕獲之手

刃其妻詣官自陳公釋而不問一時能官者以知義許之入為刑部郎中正大二年被詔審理冤獄時所在獄犴塡滿官吏習於柄臣弄威之後知有無辜而被繫者亦莫敢言公徧歷郡邑躬自臨問非情有不可耐者一切以詔旨出之所活不啻千人四年遷戶部侍郎詔以鄭州軍卒謀反命與防禦使臨淄郡王張惠鞫之辭連二偏將一遂領陳州防禦使王一息州刺史李公以理諭卒言汝以小怨置人造逆之地就使人詿誤而死能代汝否神理不可誣冤報何時而已耶卒感悟盡吐情實公以聞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農卿兼采訪提舉刑獄事公老於從政仁信愈篤不動聲氣而威惠並舉公議藹然有公輔之望七年改集慶軍節度使亳州管內觀察使未赴遘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二薨於私第之正寢去河南破不一年耳積官資善大夫彭城郡開國侯夫人王氏燕郡大族封彭城郡侯夫人家政整潔有內助之功中表歸之年七十二後公二十年而卒子男一人桓端護衛懷遠

大將軍男孫二人榮祖慶祖皆尚幼桓端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某所之先塋夫人祔焉既葬之幾年某過東平桓端以碑銘爲請平時以公恂恂退讓不爲鍛鍊之風所移嘗嚮慕之故不復以固陋辭乃爲銘曰

廷平之子大理之徐議獄闊疎至可以漏吞舟之魚吁嗟公乎其斯人之徒歟大安權移變亂維初傅翼虎臣恣爲誅鋤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與俱公適其時職司刑書乘御史驄登使者車悃愊無華閑雅甚都周旋於柱後惠文之閒温其褐寬之儒乎反幾何月計有餘方血肉狼籍而有治古之騶虞禍慘河陰或僇或俘不爲國殤即亡國之大夫天獨厚公得歸公於黃壚湯旱焚如一激者後枯孰乘孰除吾知神理之不誣吁嗟公乎　遺山集

資善大夫武甯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貞祐初大駕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倉卒乃留幼子今先鋒使斜烈於平州之撫甯朔南分裂父子相失者餘二十年先鋒既長

立能自奮發立功名仕宦貴顯歲癸巳汴梁下乃奉朝命迎公北歸公已老而身見代謝愴焉有去國之感顧瞻裴回不能自已生平植節堅苦食蔬糲不厭既居民閒倍自貶損先鋒有至性夫人殷氏尤盡婦道月具甘脆百方奉公而公所以自持者不少變一室蕭然使日夕裁足而已人事餽餉瓜果菜茹之細亦峻拒而疾麾之如御史執法之在前後惟恐其污己也時貴慕公名有謁見者赦外白不得通曰我亡國之大夫耳尚何言哉初自聊城居宣德惟渾源魏內翰邦彥以簡重得登公門與之考論文藝自餘雖鄰舍有不得見其面者蓋嘗論公君臣之義於名教爲尤重名教者天地之大經而古今之恆典惟天下之至誠爲能守故人臣之於君者有天道焉有父道焉大分一正義均同體吉凶禍福不以回其慮興廢存亡不以奪其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猶之父有罔極之慕而天無可逃之理微子之過舊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樂毅終其身不敢謀趙之徒隸非誠何以當之

是故誠之所在卽名教之所在有不期合而合焉者語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居今之世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去古人爲遠近今則不以名教處之其可乎公諱土刺字大用姓夾谷氏世爲合懶路人曾大父息虎起天會初嘗以王爵握兵柄史諜載其功詳矣大父僕千驃騎上將軍娶完顏氏父阿海驃騎尉上將軍澄州刺史娶阿勒根氏贈金源郡夫人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讀書三舉策論進士以泰和三年登科歷撫甯海濱傳貞祐初被召道出平州平州適被兵州將請公充軍中彈壓以功陞一階入補省掾終更除公武甯軍節度副使五年用樞密院薦充京東總帥府經歷司主帥牙古天資驁很恃功自高奴視參伍往往置之死地從事輩畏之惟意所嚮噤不出一語公直前徑行無所顧藉論事之際極所欲言者而止少不見聽則移疾不爲出帥悔悟或詣公謝之其秉志抗直如此興定初宋人步騎數萬侵泗州聲勢甚張公爲畫策潛軍趨靈壁出其

不意殺獲甚衆以功遷兩階四年召為戶部員外郎轉刑部尋遷郎中元光初設三路司農分治戶部以公剛棱疾惡材任刺舉授京南路少卿兼郎中未幾以稱職聞是後公雖改他官言政者猶以少卿名之正大初擢裕州刺史改睢州是時大蝗公境獨無有秋旱甚禱之而雨識者以為善政之報三年召為戶部郎中初置申州擬公為刺史明年城洛陽授同知中京留守兼同知金昌府事留守移剌瑗雅敬公事無巨細悉諮之而後行俄改汝州防禦使洛陽之民惜公之行祖道塡咽度旬日不得發公以形迹自嫌竟由他路而去未經歲改陳州公老於從政先聲所暨有識相賀州有東平宣鋭軍餘百號等卒以戰功得官有至四品者恃勢作威備極凶悍前後不能制一葛知府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檄送本管合郡帖然考城胥吏所聚結黨爲社有大刀之目把持令佐進起詞狀細民雖被侵愁而無所於訴公籍其姓名置之應事自是無一人敢犯者尋上章請老御史張特立樂竑上書言陳州防禦

使士剌剛直廉介有古良吏之風今雖年及其黽勉王事强仕之人有不能及者比聞以例告老而有司亦以例許之貪賢之道誠有所未盡特詔重加拔擢以觀自竭之效書奏落致仕超授同知開封府事明昌以來鎬厲王衛紹王族屬皆終身禁錮男女幽閉絕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僇辱既久賤同匹庶就有詭謀誰與同惡宜釋其宿怨宏以大道使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夫國君不可以讐匹夫讐之則通國皆懼匹夫且然況骨肉乎語雖不卽從其後天興初元之赦皆聽自便蓋自公發之云六年授武甯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兼提舉河防使詔旨褒諭道所以遷擢之故且命乘傳赴鎮桃園行樞密院事幹舊倉官王邦昌藏槖爲姦盜官糧二萬斛公按問得實悉從徵理轉漕爲之少寬踰年竟以衰病不任得請北渡後五年以戊戌年二月晦春秋七十有三終於家積官資善大夫金源郡開國侯殁後三日權殯宣德州東南天王寺壬寅三月壬申奉公之柩葬於永興縣王家堡之西北原

從弟平章政事華國公畢闌出及其子奉職六十一皆葬墓次蓋子孫去先塋久不能歸祔故改卜於此前夫人奥敦氏贈金源郡夫人繼室蒲速烈氏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三人德興輔國上將軍早卒次紏烈宣授先鋒使佩金符總統質子軍次萬僧女一人嫁爲世襲官妻早卒男孫三人留住拔突七十二女孫二人秦奴元奴皆尙幼姪二人永嘉輔國上將軍次中山皆弟明威將軍老哥之子姪孫二人阿憐壽童從孫一人八十二奉職之子從姪女一人平章公之女蓋公收養之者將葬五路萬戸郝丑和尙以行狀來請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甯之詳先鋒與我結弟昆之義公之葬猶葬吾父也幸辱以神道碑賜之予素善郝侯義不可辭乃用所以知公者著之篇而系之以銘銘曰

清愼以自持介特而不詭隨相彼築室天實厚其基温乎召杜之慈凛乎趙張之威民不忍忘吏不敢欺眞識幾希顧以能官爲見知風雨如晦雞鳴有期滄海橫流蹩足不歛幅巾布衣陋巷棲遲

吾甯汨濁流之泥吾甯啜餔餘之醨周粟京坻宋薇以療飢尚友千載匪義跡其焉追燕雲之郊邱壠纍纍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誰與歸遺山集

御史張君墓表　元好問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州縣爲良民吏於臺閣爲材大夫朝譽藹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絶泰然以閉戶讀書爲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爲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役汨沒簿領閒不得灑埽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闇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塡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爲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虞芮有閒田豐鎬之閒男女異路孔子近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冠禮

樂則莫齊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阿壽國張公蕭國侯公參政高公奉高承旨党公黃山內翰趙公嵫陽內翰閻公敦麗者艾海內取以爲法其餘經明行修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已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汝上曾大父靖大父彥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淸河郡太君君三歲喪父程母故衣冠家而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興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爲尚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佳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

知其冤卽縱遣之不數月諸縣卒以贓敗郡人以爲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老上贐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爲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遷戶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修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遙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淸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卽昉也今爲東平萬戶府經歷官遙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煜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尙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祔於汝上由村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稟厚重與人交敦信義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貲其他尙多可稱弗著著不爲窮達易節者銘曰

汝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爲之鄉維御史君尤晉士之良沈潛而剛者艾而敦麗可以爲公卿大臣訓於四方昔往矣秉筆帝旁藹然粹温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裹糧衡門棲遲詠歌虞唐謂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逢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而不忘在君爲樂天而識者涕洟林深而蘭芳風雨如晦而雞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爲發潛德之光遺山集

南平叔墓銘

元好問

河間許古道眞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眞赴都堂問孰可爲相道眞以尙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卽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宏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眞已得請居伊川卽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眞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士乃首以公爲

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繼遷鄆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欽官於曹遂占籍焉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祖諱騊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先生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才每賙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武令時歲飢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賑貸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尚書省令史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遙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華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

月起復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閒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爲北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贈紫金魚袋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曰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櫟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惰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簿書米鹽之閒公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辱公知爲厚敢述梗概而爲之銘以

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遊出非其時聖爲憂黃琮禮天帝所休毀之櫝中孰汝仇海內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衆職修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兕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諱我則求衣冠李衛汗褐裘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鳥視天爲囚枯龜千年一蜉蝣畀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無千秋若孫若子公且侯豆籩弃走物潔羞魂兮歸居安此邱北陰葬墟不可留以上遺山集原列卷九十七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元好問

君諱錫字伯祿姓康氏世爲甯晉人大父諱成嘗與昆弟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人縱爲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溢少爲里胥資純口篤縣令者徇之以納賄及令爲御史所劾溢自念言直則令被罪終世不齒選官長而我以事證之何以立於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免伯祿既孤養於外祖田氏田見伯祿骨骼異他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臥起

躬自調護備極勞苦得解赴都一日暮行莽葦中懼爲同行者所遺至貧之而趨及長師柏鄉王翰周輔東修不能備周輔與諸生共周給之中崇慶三年進士第釋褐櫟陽簿警巡判官倅彭原令入爲尚書省掾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焰焰公門請託不可使久在禁近朝議偉之遷授右司都事遷京南路大司農丞破上蔡諸縣羣不逞把持之黨彈種人以贓污尤狠籍者五六輩宰相有不說者云康錫不欲吾種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之出爲河中府治中充行尚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伯祿孝於母友於其弟有恩義于朋友從仕則死心奉公以爲民古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者唯伯祿爲然同年生如雷御史希顏翼都司京父宋內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世以比唐龍虎榜至論公輔大器尚以伯祿爲稱首云歲戊申秋九月余過甯晉伯祿之從弟銳招魂葬伯祿於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何干

爲之後伯祿先娶薊州游氏再娶魯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子彭原張出沒於京師之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居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魚甯晉之墟維君之居眷焉顧之泣涕漣如豈無蛟蜃之波以投畀乎讒夫百歲而下有歷九關而上訴者其有說歟 遺山集

聶元吉墓誌銘 元好問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諱明自先世雄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太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舉封邱令入爲尚書省邊關糧草房令史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自貿易於其閒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爲陝西行臺所辟仍用薦書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入爲右司員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衞州行尚書

六部事慶陽圍急朝議以宿州總帥往救之奏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將守邠將欲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冤者即召爲開封府簽事旬月遷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留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臥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長黃童次元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風夫歿歸在室元吉既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絕脰而死時亂已極凌奪烝報無復人紀女獨以大義自完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其二尚幼初元吉以衛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顏淵宋飛卿九嘉商平叔衡張正卿天綱輩京父禹錫康伯祿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爲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爲不及也余與元吉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遲予資卞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予則矯枉過直卒屈己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爲謀故

雖與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也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焉而卒之無所就也乃爲之銘以哀之銘曰

巖牆之死非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奪予衆力獨奚競多壽辱隨瞑自爲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桎梏萌意於方寸未有豪末也而觸機穽吾於吾元吉誠愛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概之操泯泯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遺山集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　元好問

公諱汝翼字舜卿姓劉氏世爲淄川鄒平人曾大父諱昇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隆平主簿時西山劇賊千餘人據險爲柵旁近多被劫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於官屬諸人恇怯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攝之耳乃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羣盜懾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酋把臂俱下而無亡鏃之費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伸不

樂仕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繼困爲多父諱時昌大定初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左三部檢法用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太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間聲名籍甚貞祐四年以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調兖州錄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爲尚書省掾終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陽翟令縣戶籍餘三萬豪猾所聚令丞少不自檢爲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車差次貧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斂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見欲相誣染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曉於衆至於宗室大家聲勢焰焰人莫敢與之抗一爲平民所訴必深治而痛繩之黠賊褚二簽丐者爲子羅富民鬭毆有勸解者即逡巡而退乃於隱處以大棓擊兒胸背腫靑遂以藥殺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計械褚送獄褚咆哮不即承公召尉司宿賊與褚同繫以計覘之數日

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償丐者命一縣稱爲神明考滿擢
洛陽令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郡堂請留不聽縣中爲立生祠以致
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爲戶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
禦使事留爲戶部員外郎官太中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
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朝旨理索
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戶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庚子辟尚書省參
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老力
求引退往來燕齊之閒以壬子冬遘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
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
男五人長曰衎奏差清滄鹽司都提舉次曰衍眞定河閒路都提
舉次曰衡清鹽司提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
適進士謝芝一適士族張儞男孫四人向幼女孫七人二及笄者
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孤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歸葬於邳平梁鄉
鄉孫鎮東原之先塋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太中公下世冀葬

燕城南僧舍既冠問知旅櫬所在將往迎之太夫人鍾愛於公不欲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燕城歲月既久邱壠荒沼表慕訪求十數日乃獲刻甓爲識官號宛然扶護東還州里嘉歎公之立志已見於此矣百年以來御題魁選以趙內翰承元賦周德莫若文王超出等倫有司目爲金字品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絕去科舉蹊徑以古文取之亦嘗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連宰二大縣以經術飾吏事雖擊伏強梗人不能欺至於仁心爲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南渡以來士子潛心文律視師弟子之傳爲重從公講學者如羅鼎臣賈庭揚李浩輩往往甲乙擢第其有功後進蓋如此某早以詩文受知於公千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以碑銘爲請輒爲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無邪詁訓瑣細春官科涖政弗達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真積力久無復加石磨玉琢絕類瑕內美皆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卑品責望奢是時軍聲振

二河星火餽餫供荷戈筋疲力涸方薦瘥獨以砥柱當頹波翁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靜無敢譁庶疫開癉公禁訶流離顛沛公拊摩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殿屎今笑歌望公長劍冠巍峩百未一試老淵阿不龍不蚍賢人嗟人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鬱以華會與毛鄭俱名家墓碑有銘豈浮誇劉宗淄川其未涯遺山集

中順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元好問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賢微服返鄉里余每過甯晉景賢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閒居何以自娛景賢謂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有通鑑及柯山書解日得專志如此隨寫隨讀庶若有所得異時汨沒科舉觖學簿書殆於學業無[illegible]尙書省令史考滿擢黃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服除辟涓川令前政有籍惡子姓名揭之通衢者景賢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輩知自新之路迄終更果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遷南京左警巡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日費菽米數十斛景賢區處有

法鼠雀無敢耗人受實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淯川課最陞一階改開封令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概景賢爲人有幹局而以學術濟之爲政不務表襮人久而信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遙領鎮南軍節度副使兼蔡州管內觀察副使官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戸以丁未九月之七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唐城鄉內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清河郡君王氏同縣處士成之女後景賢十年卒子男一人即世英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銑次適安肅進士陳維亘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

近民慈祥其馭吏也靜以莊悃愊無華愈久不忘晚節而昌幅巾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謨洋洋詠歌虞唐殆天錫之以爲善之樂歸老 下缺 遺山集

陽曲令周君墓表

元好問

上缺 令權河東北路轉運司戸籍判官帥府檢察君嚴於自律滴

水不交部民兵來耕稼既廢軍食爲重一府倚辦於君君悉力經畫取於民者均而給於軍者無所枉內外翕然以公平賛之府經歷官輸米入倉數不盈斛而倉官以盈斛受之君發其奸杖經歷八十德升賞君之直以上尊餉之又明年雁門破兵勢駸駸而南鄉原以太原不可保趣君弟獻臣就謀去就君爲獻臣言城不保必矣我臣子也倘欲逃死乎獻臣欲挈君妻子以出君又不可曰吾守官於此而不以妻子自隨是懷二也吾弟往吾死於此矣乃與之泣別於北門之外是歲城陷歿於兵賛興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壽三十有七官奉直大夫娶武氏子男一人鐵和女一人方幼獻臣既通貴佩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五村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好問辱從君游獻臣以墓表見屬尙憶在汴梁結夏課時君日酣飲於世事略不介懷余亦笑其迂緩及入官其風力乃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盡耳乃爲逃其故且繫以招魂之辭其辭曰

若有人兮洵且都城復於隍兮徇以軀羈魂倀兮冥素途巫陽下招兮宜可呼天厚子兮內美俱縮銅罌兮握瑾瑜處脂膏兮不自濡植節苦兮甘糲蔬護念所牧兮劇髮膚鉏治彊梗兮惠惸孤宜貴而壽兮與德符其孰乘之兮又孰除蒙山之邱兮鬱枌榆復子之鄉里兮返厥初攙蓬之言兮直厚誣舍我祖禰兮將焉如汾沮洳兮參之墟猰貐羣走兮雄牙須俱腐草木兮孰別區魂兮歸來兮安汝居遺山集以上原列卷九十八